



胡万春中篇小说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大章
封面设计：姜 录

胡万春中篇小说集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7 12/16·插页 4·字数 420,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900

统一书号：10093·502

定价：1.65 元

114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胡万春同志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二年来所写的大量作品中编选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收有八个比较优秀的中篇小说。

其中《特殊性格的人》、《内部问题》、《位置》等三个系列性中篇小说，着力塑造了主人公王刚这一典型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前后写作历时二十一年。作品同时反映了五十年代及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面貌，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阿粹斯”号》是反映清朝末年我国海员生活的；《国宝》是反映我国工业战线人才开发问题的；《新兵》是反映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这三个中篇，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花落何处？》是作者的近作。小说不仅反映了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悲剧，而且尖锐地指出了过去一些年我国社会民主与法制不健全，是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小说曾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广播剧，有较广泛的影响。

《人生在世》系作者刚脱稿的新作，创造了一位先进的中年纺织女工形象，作品着力鞭笞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拼搏精神。

作者精心选择题材，既回避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又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文笔质朴而细腻，情真意切，因而作品深沉、感人，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作者像

作者简介

胡万春，中共党员，著名工人作家，一九二九年出生于上海，十三岁学徒，十七岁进钢铁厂做工。一九五〇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五九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创作了三百多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骨肉》曾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文艺竞赛中被评为优秀短篇小说，荣获奖状与奖金。他的代表作《家庭问题》、《特殊性格的人》、《内部问题》等，均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并获优秀作品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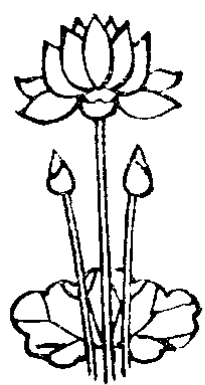
最近几年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得奖作品《位置》，以及《花落何处？》、《国宝》、《人生在世》等。

目 录

人生在世.....	1
国 宝	71
花落何处?	125
特殊性格的人	213
内部问题.....	243
位 置	317
“阿粹斯”号	399
新 兵	437
后 记	558



人生在世



—

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个没完。马路上几乎没有人，只有汽车在沙沙地急驰而过。雨再大也大不过檐头水，一股一股水流浇得陈爱珍就象河里爬上来似的。她跑着、跑着，眼泪与雨水混合在一起，就是与她迎面跑过的人也无法看出她在哭。可是她的确在哭，哭得那么伤心。这种伤心，她是从来不想让别人发现的。她始终逆来顺受，把一切伤痛都埋藏在心底。可是今天，当她一走出厂门，她实在憋不住了，眼泪象泉水一般涌出眼眶来。正巧，外面下着大雨，总算没有让厂里的人看出她在哭。她只顾往前跑，气喘得厉害，唉！终究是四十八岁的人了。纺织女工，五十岁就可退休，她只有两年时间可以“贡献”了。但是这两年，唉！多么难“贡献”啊！为什么这么难呵？

她家住的是老式闸库门房子，真象上海有一出很出名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那样，上上下下竟住了八、九户人家。她家住得还算宽敞，住了二前楼和二后楼；两间房，二十六个平方，前间十六，后间十。女儿翠芳与她住前间，儿子成芳住后间。老伴死了，唉！只有五十三岁！老头是个老保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死保党委书记老赵，结果发生武斗，让人用钢矛刺在肝部，卧床三年，拖拖拉拉又半死不活地活了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他死了。临死前他只对她说了几句话：“爱珍！鲤鱼跳龙门，你是跳过龙门的人，往后再要跳过龙门可不比过去，人心变坏了。不过，你还是要跳，跳，跳……”他没有说

完“跳过龙门”这句话，死了，永远不会再体贴她、温暖她的心了。如今，她的亲人只有儿子和女儿，可是她从子女身上怎么也得不到老头子可以给她的那种感情上的温暖了。不过，好歹她有个家，不管怎样，家还是温暖的啊！

陈爱珍推开闸库门，站在门框下，双手拧了一下自己湿淋淋的剪短了的头发，拧出一大滩水来。她忍住心中的伤痛，用湿手帕随便地抹了一下脸，就推上门。她刚想走过通向扶梯的过道，迎面闻到一股雪花膏的香气。

“啊哟！陈师傅！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下这么大的雨，不打伞，不乘车，这么节约干啥呵！”说话的是钱小妹，外号“黑里俏”。她皮肤黑，雪花膏搽得多，倒也增加了她几分俏。三十六岁的人，很赶时髦，穿喇叭裤紧身衣，挺起丰满的胸脯，似乎有意要引诱男人。

陈爱珍躲开她，没理睬，走向扶梯口。

“真是想勿穿，人生在世，乐得好享受，何必这么拚死拚活地干、一滴一点地节省？将来象你老头一样脚骨一伸上西天，通通都是一场空，何必呢？”钱小妹完全是出于好意，还在她的背后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

陈爱珍听了这些闲话，说者多嘴，听者有心，这无异在她本来已有伤痛的创口上又加了盐，使她痛上加痛。她本想顶钱小妹几句，又一想，都是同厂工人，搞得关系紧张，不利于团结，于是就不声不响地走上楼去了。

奇怪的是，平常总是把录音机开得很响的成芳，今天怎么了？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只两喇叭的录音机，是成芳自己积钱买的，连同各种磁带，实足花了四百八十元。陈爱珍真是心痛得要命。她真不明白，现在的青年怎么这么舍得花钱？为这事，她多次责怪儿子成芳，不该花这么大笔的钱去买这种吵吵闹闹的玩意儿。

结果招来了儿子一顿讥讽的嘲笑：“妈！你太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时代？是电子自动化的时代。可你，还死抱住五十年代原始的生活方式，什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舍得吃，不舍得用。一个人的一生，老是这样过日子，还有什么乐趣？你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社会上象你这样的‘老积极’还有几个？这样的人今天该送博物馆去了。”陈爱珍听了儿子这一席“现代化”的话，竟然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去说服儿子。回想起以前年轻的时候，陈爱珍也是一个快嘴快舌的人，说起话来一刮两响，就象开机关枪，连车间主任也怕她三分。当然，这是因为她说得有理。可如今，真不知怎么的了，她说起话来连自己也缺乏信心，心里明明感到自己有道理，可是看到周围一些人都并不以为然，就不想说、也不敢说了。久而久之，陈爱珍连自己也奇怪，自己的嘴怎么变笨了？现在，竟发展到教育儿子的本领也没有了。她难过，痛苦，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社会上象她儿子这样的青年有的是，还算比较好的哩！成芳天天上班，晚上也在自学，既不与流氓为伍，也不抢、不偷，没有偷鸡摸狗做坏事，有什么不好？然而，为什么自己就是看不惯？是不是自己的思想太保守？落伍了？陈爱珍这么想着，走进了房间，顺手拿了毛巾，准备去擦身、换衣服。

房间里真静啊！成芳竟铁板着脸坐在小写字台边，就象准备与谁吵架似的。翠芳坐在床沿边，就象一只蜷缩着的小猫，在担惊受怕似的。亭子间嫂嫂于丽萍，似笑非笑地坐在方桌边。她与陈爱珍同是细纱车间的女工，只不过年纪比陈爱珍小七、八岁，为人倒是挺善良、和顺的。看这气氛，倒是蛮紧张的，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妈！你快换衣服，我们有话要对你说。”还是成芳出来打头阵。

于丽萍打圆场地笑了笑，想说而未说。

房间又死一般的静，只有窗子外面下着大雨，传进来哗哗的倾盆大雨声。就象从远处听到细纱车间的机械声似的，因为听惯了这种相同的声音，现在变得有声似无声，只感到静，静，静，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了。

“嗯！”陈爱珍低声下气地到后房间去了。

从后房间传来抖衣服声，開箱关箱声。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有抽抽噎噎的哭声了。

“妈——”成芳忍不住叫了一声。

过了好一会，陈爱珍换上的确凉的白衬衣，黑色维尼纶布裤，弄得干干净净，就象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低着头走进前房间来。她没敢看儿子的脸，一直走到女儿翠芳身边，也在床沿边坐下了。

“妈！”成芳又叫了一声，声音不高。

可是作为妈的陈爱珍却吓了一跳，抬起头，用那种哀求的眼光瞧了儿子一眼。

“你打算做多久久的‘老积极’？”成芳痛心地问。

陈爱珍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我……我……”

“哥哥！你别对妈这么凶，不管怎么样，她总是我们的妈！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翠芳同情地看了母亲一眼，搂了搂母亲的肩膀，以示自己对母亲的安慰。

成芳口气这才变得稍许温和了一些：“妈！你张开眼睛看看，今天的社会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了？你至今还死抱住五十年代的老一套，什么‘细纱女工有干劲，力争上游当先进’！还有多少人吃你这一套？你在会上这么说，底下的人都在暗暗发笑，笑你思想僵化，笑你神经不正常。特别是前天，你到布房间去跑了一趟，看到坏布多，提出什么‘消灭竹节纱，细纱无疵点’，这能做到吗？就算你能拚死拚活地做到，别人呢？大家愿意象你这么干吗？你给大家找来了麻烦，增加了压力，看看！谁不在背后骂你？”

陈爱珍听儿子这么说，心如刀割。别人不理解，难道儿子也不理解自己的母亲？是的，今天她在更衣室里，听到的远比成芳说的还要厉害，有人还骂她：“十三点！神经病！”她在走出厂门以前，居然有人指着她鼻子骂：“你要当先进、当劳模，我们不想当，可你不要坑害人，坑害大家！”这算什么话？难道她是为了当先进、当劳模？再说争当先进、争当劳模又有什么不对？可她们竟这么看她，把她当“害群之马”了。她伤心，悲哀，有苦无处说，只得一路哭，一路走，淋着大雨回家来，谁知家里人也这么……

“你不体谅自己，也得为我们做子女的想想，也得体谅我们子女。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层皮，你不要面子，我们做子女的可要面子啊！谁愿意自己的母亲让别人骂‘老十三’再加‘神经病’？你无所谓，我们有所谓。妈！你替我们子女想想，再不要痴心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蠢事了。”说到这儿，成芳眼泪汪汪，真是伤心极了。

“好啊！妈不好，妈坍了你的台，使你丢了脸，你不要认我妈好了。”陈爱珍眼泪漱漱地流了出来，她从未这么不被人理解过，她只是想痛哭。“我想不通，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有什么不好？难道这也犯法了？”

这时，一直笑咪咪地坐在桌边的于丽萍也温和地说：“爱珍！你我都是老同事了，恕我多嘴，也说几句话供你参考，说得对你可以听，不对就当放屁。刚才成芳说的话，听起来刺耳，不过他倒是出于对你母亲的一片孝心，是关心自己的母亲。要是你不是他的母亲，他才不会这么难过，这么去劝说你呢。正因为你是他嫡亲的母亲，他才这么爽快地把实话告诉你，为你母亲难过，为你母亲担心，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心里错怪孩子。爱珍！我虽然比你年轻，不过我们总算也是过来之人了。你看看今天社会上的有些人，他们连工人也看不起，还会看得起什么劳动模范吗？你

要看看世面，现在流行的不是五十年代那一套，而是八十年代的新一套。小姑娘嫁男人，盯住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退赔钱多的，还有高干高资的子女，她们连工人子女也看不上眼了。现在流行的，活要少干，钱要多赚，贪污、盗窃、行贿、走私多么泛滥。你呢？还想‘力争上游争先进’，行得通吗？我看你还是实际一点，自己生活过过好，本份工作做做好，太太平平过日子，混到退休算了。”

翠芳也说：“妈！哥哥说话态度不好，我也不赞成他穷凶极恶的态度。不过，妈！哥哥讲的意思你还是要想想，我听听也有点道理。刚才丽萍阿姨也讲，哥哥是为你好。特别是丽萍阿姨，她总不会让你上当的吧？妈！我也希望你不要多找麻烦，多被人骂，还是本份一点算了。”

“翠芳！可妈是个共产党员啊！”陈爱珍泪如雨下。

成芳辛酸地苦笑，于丽萍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翠芳说：“那又怎么样呢？人家党龄比你长，官做得不小，是不是都象你呢？还不是很实际，也为自己打算。”

“这是个别的。”陈爱珍仍然抹着眼泪说。

“妈！你怎么脑筋转不过弯来呢？”翠芳也有点急了。“妈！你想想，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对，我们都错了？”

这些劝说的话，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力量。陈爱珍究竟是入党多年的老工人，她也有眼睛，也有思考能力，难道她对社会上的坏风气会视而不见？见而不想？她也看到，也曾想到，心里真是无限痛苦。你能说成芳、于丽萍、翠芳说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不，他们说了许多事实，而且自己正在受到这种社会势力的压迫，做好事比做坏事困难得多，做好事受人骂，做坏事竟有人夸，开后门可以大吹大擂。陈爱珍有时简直不敢往深里想，一想她就想哭。厂里开会，逢到小组讨论，大家一议论就是那些社会

上流行的乌七八糟之事。有一次，陈爱珍实在听不下去，说：“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结果引起了一些人的窃窃私笑，有的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于是有些人又说她：“老十三！神经病！”她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笑，社论上不是这么说的吗？领导上读文件不是这么说的吗？她难过，痛心，感到现在有些人对报纸、对中央文件也不相信，对党也不象过去那么信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想不通，弄不清楚。但她常常这么开导自己：“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一个共产党员，别人怎么想怎么做我没有办法，我自己还是应该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多做好事，不做坏事。”然而当她抱着这种正当的想法用行动去实践时，却处处碰钉子，遭到别人的讥讽、嘲笑、反对、咒骂，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痛苦。她知道自己的子女是出于对母亲关心，不愿自己的母亲遭到别人的怨恨、非议。难道按成芳、翠芳说的去做吗？为了自己不遭到非议，不被背后咒骂，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

“妈！你想通了吗？”翠芳瞧着母亲沉思的脸问。

陈爱珍知道，目前不宜与孩子、要好朋友硬顶，顶过去必然要顶过来，这就没完没了。特别是成芳这孩子，又会拍桌子跳脚，一家人弄得无法过日子，何必呢！孩子也好，于丽萍也好，无非也是为了关心自己，少吃一点亏，又不是敌人，作一点让步，和和好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于是陈爱珍说：“妈今后是要好好想想了。”

成芳一听母亲这么说，脸上立即有了笑容。这孩子，二十六岁的人了，还是这么浅，浅得可以让人看到他的心底。老头过世，他总算顶替进厂做了细纱车间丙班的加油检修工，不知从那儿学来的乖，干活从来不好不坏，平平常常，反而受人夸赞。翠芳已经二十三岁，大学没有考上，待业在家，心中也有苦闷，对母亲

还是体贴的。女儿在这一点上比儿子更知心。于丽萍见气氛已经缓和，陈爱珍也表示今后要好好想想，她就站起身说要去烧晚饭了。

“啪——”地一声，成芳又把录音机开响了。

陈爱珍站起来，走到后房间，站在镜子面前瞧着自己失去青春的脸，忍不住一阵辛酸，眼泪又流出来了。她在问自己：“难道今后我只能与那些不好不坏的人一样，马马虎虎混日子吗？再不能好好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啦？再不能当劳动模范啦？”她从未这么悲哀与失望过，甘心这样吗？不，她不甘心，她不相信坏风气会永远存在下去。

这时，在前房间，有节奏的轻音乐使成芳脚底发痒，他拉起妹妹翠芳的手，说：“来！我们兄妹俩跳一个。”于是他俩在房间里一扭一扭地跳起舞来了。

跳了一会，成芳说：“喂！要是妈真把我们的话听进去就好了。要不，我也被她拖累得吃不消，她老是打检修牌子，八个小时中我不知要往她的车上跑多少次呢！”

“会的，妈会把我们的话听进去的。”翠芳乐观地说。

突然，成芳站住了脚，推了一下妹妹，说：“去！看看妈，她老半天在后房间干什么，别又在哭了。”

“好！”翠芳点了点头。

翠芳走到后房间门口，见门虚掩着。她从门缝里看进去，只见她母亲坐在床边，双手拿着粗纱，又在研究打新式包卷了。所谓包卷，就是粗纱接头，这是细纱女工基本操作中的一项。多年以来，陈爱珍一直在研究改进包卷。翠芳见母亲又在研究打包卷，心冷了一半，感到自己与哥哥的一番劝说白费劲了。她回到哥哥身边，一声不响，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了。

成芳笑着问：“喂！妈在干什么？”

“老花样，打包卷。”翠芳没好气地说。

成芳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二

在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中，决不是风平浪静的。那么，使陈爱珍遭到非议、受到打击的风波是怎么引起的呢？事情是发生在三天以前，导火线是车间副主任王全德。

陈爱珍虽然年已四十八，俗话说人到中年黄昏将至，可对陈爱珍来说仅是徐娘半老，不仅头发乌黑，而且刚刚失去青春的面容还是很丰腴的，何况她年轻时本来就长得很美；人说“看屋看大梁，看人看鼻梁”，陈爱珍就是鼻子长得好，是垂胆鼻，小巧、挺拔、适中。有的人脸上样样长得好，就是一样不好，塌鼻子，完结了。正因为陈爱珍的鼻子长得好，脸型就十分完美，尽管脸上有了皱纹，照样还是很漂亮。再加上她身材适中，不胖不瘦，胸脯饱满，身段也好。因此她在同等年龄的女工中仍不失是个美人。

这天，陈爱珍早班下班，洗过澡，正拎着提包往厂外走，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叫了声：“爱珍！”陈爱珍回头一看，见是王全德，脸刷地一下红了。也不知怎么的，每次当她看到王全德总是很不自然，胸口里的一颗心也会噎噎狂跳起来。因为王全德很早死了老伴，早先车间里有人把他介绍给陈爱珍，陈爱珍想想自己的子女已大，自己再找老头结婚，实在有点难为情，说不出口，再说两个“小祖宗”是不是愿意有个晚爹？所以她一口拒绝了。无奈王全德又是个工程师，担任车间副主任后又是分分管操作的，生产上不免总要与他打交道，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去没有人给他们做过媒，大家也很自然，自从有过那件事之后，特别是陈爱珍，每次见到他总是面孔涨得绯红，恨不得避得远远的。再说